

SHERLOCK HOLMES

曲折的案件 严谨的推理 丰富的想象
还有比福尔摩斯探案更值得看的推理小说吗？

第二季

福尔摩斯与恐怖的墓穴

福尔摩斯与大盗刺客

福尔摩斯与海滨女尸案

新福尔摩斯 探案

(英) 威尔·安德鲁斯 (VAL ANDREWS)
约翰·霍尔 (JOHN HALL)

SHERLOCK HOLMES

新福尔摩斯

探案

第二季

(英) 威尔·安德鲁斯 (VAL ANDREWS)

约翰·霍尔 (JOHN HALL)

艾玛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福尔摩斯探案. 第2季 / (英) 安德鲁斯
(Andrews, V.), (英) 霍尔 (Hall, J.) 著; 艾玛等译.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12
书名原文: The torment of Sherlock Holmes
ISBN 978-7-5108-1883-7

I. ①新… II. ①安… ②霍… ③艾… III. ①侦探小
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05091号

Sherlock Holmes And The Tomb Of Terror By Val Andrews
Sherlock Holmes And boulevard assassin By John Hall
The Torment Of Sherlock Holmes By Val Andrews
Copyright © 2012 BY Baker Street Studios Limit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ker Street Studios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JIU ZHOU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8694

新福尔摩斯探案·第二季

作 者	(英) 威尔·安德鲁斯 约翰·霍尔 著 艾玛 等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3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883-7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恐怖的墓穴

●

1

大盗刺客

●

109

海滨女尸案

●

246

恐怖的墓穴

(英) 威尔·安德鲁斯

序言

现在我也许应该作个自我介绍。我叫乔治·考特，不仅是个探险家（正是我发现长期以来被科学家误以为是亚洲品种的网状尼罗河鳄鱼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物种），还是书籍收藏家，对古典犯罪和侦探类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自从退役后，大部分时间我都流连于出售二手书的店铺和书摊，有时还真会有意外的收获。北方佬儿有句俗话：“要致富别怕脏。”所有书籍收藏家都会赞成这个古怪的言论，因为那些经过精心整理、整洁干净的书通常要价也很高。

抱着这种心理，一天，我在位于伊斯灵顿一条小街的书摊上挑拣着胡乱堆放在一起的破烂不堪的书籍。有本《H·M·斯坦利的非洲日记》吸引了我。这倒不是因为它是什么稀罕物，或是保存得很好，而是我觉得书的大小放在我的书架上正合适，而且书里面标明的定价才六便士。于是我拿起书，举给摊主看，并给了他六便士。他像其他书贩子一样咕哝了一句什么，我夹起书就四处溜达去了。就这样一直到了莱昂茶室，又坐在了那张大理石表面的桌子旁，我才开始更加仔细地查看我买的这本书。书比我当初想象的还要破旧一些，装订得也很蹩脚。可即便是友好的伦敦佬儿也会说：“就六便士你还



想买什么呀！”我查看了一番，见书不缺页，就翻到了标题页，这里清清楚楚地写着“约翰·H·华生”作为伟大的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追随者，他密友的名字当然马上会勾起我的兴趣。但我进而一想，光伦敦就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叫华生的，和成百上千个约翰·华生，叫约翰·H·华生的也不乏其人。

突然，书页间掉下来一张大裁纸，上面还有某人的手迹。当我瞥到“歇洛克·福尔摩斯”和“贝克街”这样的字眼儿时，心跳不禁加快了。再仔细一看，这竟然是一本未发表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小说的纲要。

经营旧书的书商一般脾气都不好。我这些年接触过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碰到一个待人友好，甚至仅仅是态度冷淡但不失礼的人。我想这也许和他们经常与被认为是游手好闲之徒的收藏书的和逛书摊的人打交道的缘故。这些人也许还被指责影响了那些原本服务热情的书贩呢。

我认为有必要把我的发现告诉那个卖书的人，于是便找到了他的书摊。我举着书礼貌地说：“伙计，你也许还记得就在半小时前我花六便士买了这本书吧？我一看……”

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破口大骂起来。亲爱的读者，我不想把他的原封不动地照搬下来，那样会玷污了纸张。总之，说他粗鲁还算是抬举他了。

在对我的外貌、年龄，甚至是祖宗八辈儿进行了攻击后，摊主最后说：“把书六便士卖给你，你就乖乖地拿走完事，现在快滚，别给我找麻烦。”

亲爱的读者，你看我本想做个诚实的人，把那张可能有价值的纲要还给卖主。可既然他那么不识相，我也就不再多此一举了。

回到位于坎贝利的家，我进了书房，把发黄的小说纲要摊在面前。从提纲就能判断出，这将是是个不错的故事。奇怪的是华生为什么没有把它出版呢？（多年收藏书的经验告诉我：这本书未曾出版过）我是否可以冒昧地完成显然被华生忽略了这件事情呢？虽然

我写的书都局限于和动物有关的话题（如寻找獾狗狍），以及类似的题目，但我感觉自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华生为什么没有写完并出版这本无论从内容还是主题上都很引人入胜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之恐怖之墓》呢？这时我注意到草稿上注明的日期是1930年1月21日。福尔摩斯迷们普遍认为华生医生当年夏天就去世了，也许是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没能使自己的朋友及同事歇洛克·福尔摩斯办的这件有趣的案子公诸于世。

可是这件事和我惯常所涉猎的领域实在是大相径庭，我犹豫了一段时间，直到灵感再次降临。我请老朋友威尔·安德鲁斯先生出马，与我合作，对作品再进行最后一次的润色。

我们在做这项工作时，对约翰·H·华生关于他和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伟大的职业侦探的种种奇遇的记叙充满了崇敬与景仰之情。故事的纲要本身已经很详细了，这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我们的工作和试图完成狄更斯的作品《埃德温·德鲁德之谜》不同，华生的原稿有头有尾，已经很完整了。

加工原稿对我们而言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们也衷心地希望读者们同样对这个激动人心的故事感兴趣。

乔治·考特上校

坎贝利·萨里

07 / 24 / 1946



一 不速之客阿布杜尔·法齐尔

“天哪，福尔摩斯，你错过了多美的景象啊！”

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看到的意义最为重大的新年，值此世纪之交，我们送走了 19 世纪，迎来了 20 世纪。即便在贝克街 221 号 B 的房间，透过窗户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数以千计的焰火在空中勾勒出的女王的画像。我默默地祈祷，感谢女王陛下能够“大驾光临”，欣赏新世纪的美景。可歇洛克·福尔摩斯却不为所动，只是坐在炉边的扶手椅上说：“华生，不管你叫它什么，日历还不都是人制定的。老天爷可不认什么人类编纂的日期，有风调雨顺的时候，当然偶尔也不免给人类带来自然灾害。”

“可是，歇洛克·福尔摩斯你看，天上有女王的画像！”

“亲爱的华生，我们的墙上就挂着一幅女王陛下的华美的肖像，天上的那幅有咱们这幅这么近、这么清楚吗？”

我正要反驳，哈德逊太太的敲门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她进了门刚要说话，福尔摩斯表现出他性格中善良的一面。我们刚才的谈话也许使你对此产生了怀疑，可他的性格中确实有善良的一面。福尔摩斯先开口说道：“亲爱的哈德逊太太，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祝你新年快乐、新世纪快乐。有赖于你的良好而忠实的服务，华生和我才能从容地面对崭新的 20 世纪。”

哈德逊太太有点儿不好意思，她回答说：“我也祝您和华生医生在新的一年里马到成功。先生，现在不知您是否方便，有个人想见您。”

“你说‘有个人’，就好像你不知道来访者是女士还是先生似的。虽然街上很乱，我还是听见了楼下门厅的脚步声，听起来像是个男人，好像穿的是松软的鞋。你的意思是他不是欧洲人？”

“对，先生，他不是欧洲人。他的皮肤发黑，但又不像在街头演奏五弦琴的人那么黑，只是微黑，而且衣着相当华丽。正如您所说

的，他穿的是您用来装烟的那种松软的鞋，可不像您的鞋那么花哨。但我之所以说‘有个人’只不过是因他没有名片，他说他叫阿布杜尔·法齐尔。”

“哦，这么说他来自北非。”

“不是土耳其人吗？”我插了一句。

“我想不是，这名字听起来像埃及人或摩洛哥人。但我们很快就会得到有关他的更多的情况。哈德逊太太，劳驾告诉那位先生，就说我要见他。”

阿布杜尔·法齐尔貌似阿拉伯人，气度不凡。他穿一件带有条纹的、棉质的宽松长袍，带有垂感的蓝布裤子在长袍下若隐若现，头顶土耳其人戴的那种塔布什帽，脚蹬一双东方样式的便鞋。他低声向大家问安，听起来像是在牛津或剑桥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福尔摩斯也以礼相待，他示意客人坐到我们最好的扶手椅上。

然后福尔摩斯叫来房东，吩咐道：“哈德逊太太。来一壶浓咖啡，越浓越好。”

来访者原本忧郁的眼神豁然一亮，他感激地说：“尊敬的先生，你对我这个来投奔的满脑子烦恼的可怜人真是太好了。”

“除了风湿病，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烦恼吗？”

“你竟然能从我走路的姿势诊断出我有风湿病？”

“我可没这个本事，也许我的朋友及同事华生医生行。不过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从非洲大陆来的人受得了伦敦一月份的天气呢。你抽烟吗？要香烟、雪茄还是鼻烟？”

阿布杜尔·法齐尔从我们递过去的烟盒里拿起一支雪茄，并用一种奇怪的装置点燃了雪茄。

福尔摩斯高兴地观察着他，然后说：“我猜你不是穆罕默德的信徒。”

“福尔摩斯，你怎么知道？”我好奇地问。

福尔摩斯神秘地笑着说：“华生，别总以为我是对的。不过我能看出我们这位朋友信奉的宗教允许信徒用嘴唇接触烟。”



皮肤微黑的来访者证实了福尔摩斯的判断：“对，你说得对，福尔摩斯先生。我的宗教信仰很古老，可以追溯到上万年前。我们那里对吸烟和怎样吸烟没有规定，而且我们还可以喝酒。你也许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迈拉费兹吧？”

“迈拉费兹是你的祖国吗？我听说过，但只是听传闻说它位于撒哈拉，不过欧洲人还从未拜访过那个地方。这么说神秘的迈拉费兹是你的家乡？”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那里出行不便，但也不是寸步难行，这不，我就出来了。实际上这是我第二次来英国。十年前我在这里求学于……”

“是剑桥吗？”

“对，你怎么知道？你能判断出我去的是剑桥而不是牛津？”

“是的，而且我还能猜出你不仅去了剑桥，还去了杰苏斯学院。”

法齐尔摊开两手，不解地问：“先生，光听我说话你就能准确地判断出我就读于哪所学府吗？”

福尔摩斯宽厚地笑着回答说：“如果你是英国人，我也许就猜不出来了。可我知道英语不是你的母语，你的发音带有我认识的一两个教授的发音特征。不过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先生，我怎样才能为您效劳呢？”

阿布杜尔·法齐尔感激地喝了一口热气腾腾的浓咖啡，然后就开始娓娓道来。

“我父亲是迈拉费兹的首长，他年事已高，也许活不过今年。作为他的长子，我是王位的继承人。刚才先生你也提到了我们国家的封闭，以及宗教信仰的怪诞。你不妨设想一下公元前的英国，那是一个到现在还被消息闭塞的乡巴佬儿尊称为‘旧宗教信仰’和巫术大行其道的年代。在我们国家，人们不信奉唯一的神灵，而是有一群人通过维齐尔，也就是大臣向我父亲进言，对我父亲施加影响。”

看得出来，歇洛克·福尔摩斯已经不那么不耐烦了，显然法齐尔的话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只是他还不明白对方这番话的用意。

于是他打断了法齐尔：“先生，从你们国家还存在着这么过时的信仰和风俗这一点上我能看出你们国家有多么封闭。可是这和你有关系吗？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呢？”

阿布杜尔·法齐尔马上明白了福尔摩斯的暗示，他连忙解释道：“先生，请原谅我的喋喋不休，我马上就会说明来意。在新年前夜这个时候造访真是给你添麻烦了。我要说的是由于我弟弟穆斯塔法和那个大臣的纵容，我父亲开始和我敌对起来。要是我弟弟穆斯塔法，而不是我继承了迈拉费兹的王位，那个大臣的权力就更大了。”

“怎么会呢？”

“我弟弟穆斯塔法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相信一切歪理邪说。要是他继位，大臣哈萨尼的势力就会变得非常强大，因为他知道摆布我弟弟比向我父亲施加影响还要容易。我弟弟和大臣都知道，我要努力把迈拉费兹变成一个现代国家，至少要废除一些歪理邪说；于是他俩就竭尽能事，在我父亲面前败坏我的名声。但父亲还是信任我这个长子的，他还没有被他们的谰言完全蛊惑。于是他俩就变本加厉地要置我于死地，他们曾几次试图刺杀我。可父亲还是听信了我的话，他不会理睬他们对我的控告。可即便如此，我在迈拉费兹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甚至都无法再久留下去了，于是我被迫逃到了这个我自以为会安全的国家。”

“你有理由认为现在你已经不安全了？”我插了一句。

“是的，先生。我在此逗留的第一个月平安无事，可最近却被我弟弟和大臣派来的人盯上了梢。”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又问：“我想从迈拉费兹传口信到这儿也要一个月的时间吧？”

“是的。由于两地之间不能发电报，他们要先把信件交给去往靠近摩洛哥边境的贝沙尔的商队，然后再从丹吉尔港送到伦敦。那些盯梢的是搞暗杀的坏蛋。但我想目前他们还只是监视我，不会对我下手。”

我看福尔摩斯是感兴趣了，他问阿布杜尔：“你认为他们会跟踪



你到这儿吗？”

阿布杜尔若有所思地回答：“我不敢肯定。但我想热闹的大街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已经帮我甩掉了尾巴，他们应该不会跟踪到这里的。”

歇洛克·福尔摩斯沉思良久后才说：“法齐尔先生，从你讲的情况看，目前对方并没有实施任何真正意义的犯罪，只是对你进行了恶意的诽谤、中伤。虽然现在那些盯梢的人试图对你进行人身伤害，可我还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介入。”

“尊敬的先生，我在伦敦有资金，我可以给你报酬，请你保护我。”

“先生，不是钱的问题。你可以寻求警方的帮助，他们也会告诉你我刚才所说的那番话，而且还不收分文。在对方未进行任何真正意义的威胁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但我会免费给你提供一些建议。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靠近伦敦博物馆的一家小旅店。”

“我建议你不要再回去了，换个地方，换个靠近贝克街的地方，这样一旦对方威胁你，你可以迅速和我取得联系。你要老抱着他们能够找到你的心理。”

“你是说他们已经找到我目前住的地方了？”

“没错。因为他们也许知道你以前来伦敦时住在什么地方。开辟一些新的领地，这样你可能就会甩掉他们了。我建议你住到这条街上的埃克塞特旅店，那儿的人认识我。你用塞普蒂默斯·琼斯这个名字登记，你只要一提我，店主就知道了。华生可以先借你一个旅行包和几件必需品，明天你就可以自己去买所需要的东西了。”

听了福尔摩斯的话，来访者镇定了很多，他同意福尔摩斯的建议。我陪他到了埃克塞特旅店，并与店主悄悄谈了几句，他与福尔摩斯和我都很熟。

“新世纪快乐，亲爱的华生。”

这是20世纪的第一天，姗姗来迟的我在早餐桌旁听到了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祝福。他向我投来责备的一瞥时，已经享用完了丰

盛的早餐。我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新年计划，那就是“守时”，虽然我没有提到过这两个字眼，可福尔摩斯也知道。我咕哝了一句，算是答复，然后开始看盘子上是否有我的信件。没有一封信，福尔摩斯倒是有那么两三封，不过都不是什么重要信件：一封是裁缝的账单，我知道他很快会付款的；另一封是书商的通知；还有一封没打开的棕色纸信封。

“华生，你认为这会是什么……”

没等福尔摩斯把话说完，我就拿过棕色的信封仔细研究起来。“福尔摩斯，我想这封信是有人亲自送来的，因为信封上没贴邮票，也没有邮戳。这地址写得看上去像是孩子的笔迹，也许是你的某个年轻崇拜者送来的迟到的圣诞卡。而且这信封好像是自己用棕色的纸做的，只有孩子才会自己做信封，对不对？”

“华生，你还有什么高见吗？”

“没有了。对了，棕色的纸上有一些污渍，可能是送信人手上沾的果酱。”

“说得好，华生，这真是一个错误推理的绝好的例证。”

“怎么，我猜得不准吗？”

“不准？亲爱的，何止是不准，你的推理从头到尾都是错的。我们先从自制的信封谈起。信封确实是用一张棕色的纸糊的，但做得很精巧，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从买的呢。显然不是小孩子糊的。再说信封上的污渍，它并不是什么果酱，而是粘信封时偶尔滴落的胶水。”福尔摩斯把信封举到大大的鹰钩鼻子前闻了闻说，“我猜是史蒂文斯胶水，而且这笔迹是大人的，这个人还不习惯熟练地用英文书写。”

当福尔摩斯用刀子裁信封时，我一句话也没说。他从信封里往外抽出一张白的卡片时颇有些费力，因为显然信封是按卡片的大小“量身定做”的，因而有些紧。福尔摩斯仔细读了一会儿卡片，然后就把它递给了我。我于是开始认真研究起来。卡片上是这样写的：



福尔摩斯先生：

不要插手阿布杜尔·法齐尔的事情。要是你对我们的警告置若罔闻，你就会遭殃。

大臣的信徒

福尔摩斯先开了口：“华生，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一定是有人跟踪那个阿布杜尔到了咱们这里，而且那个跟踪他的人还知道大名鼎鼎的你。要不他怎么知道你的名字呢，你的门上又没有标着姓名的牌子。”

“说得对，而且他肯定还跟踪你们俩到了埃克塞特旅店，知道法齐尔住在那儿。快，华生，我们必须马上到埃克塞特旅店，确保我们的新客户安然无恙。”

“这么说你准备接手阿布杜尔·法齐尔的案子了？”

“华生，我别无选择。我不能容忍有人恐吓我，或者是对我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福尔摩斯已经穿好了衣服，我还要脱掉睡衣，换上外衣和长大衣，虽然埃克塞特离这儿不远，伦敦的一月还是非常寒冷的。十分钟的工夫我们就坐在了阿布杜尔的卧室里，他和福尔摩斯正亲切地攀谈着。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你改变了主意，要帮助我了？”

“法齐尔，可以这么说，我会关注这件事情。”

福尔摩斯走到窗前，四下查看了一番后问：“你能否写下你们国家可能参与陷害你的任何人的名字？”

他把自己的小便条簿和铅笔递给阿布杜尔，然后装做若无其事地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我知道他其实没有漏掉任何一个细节。过了几分钟，阿布杜尔把便条簿和铅笔还给了福尔摩斯，福尔摩斯仔细查看着他都写了些什么。而后他点点头，把便条簿放在了床头的桌子上，又不经意地把从兜里掏出来的恐吓信放到了便条簿的旁边。

“法齐尔，我猜你一大早出去过。”

“尊敬的先生，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你穿着新衬衫，戴着新领圈。昨晚你没带行李，而且我熟知华生穿的衣服，所以我敢说你穿的不是他的衬衫。”

“先生，你说得对。我很幸运，碰到了一个很早开张的商人，是他卖给了我衬衫和领圈。你看，华生医生的衬衫我穿着大了点儿。我一直穿欧洲样式的衬衫，甚至在我的民族服装里面还要套上一件衬衫。每天换衬衫才会觉得舒服。”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令我不解的是，他怎么关心起阿布杜尔的衬衫来了。不过我很快就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了。

“你有衬衫的包装吗？”

“有啊，在废纸篓里。”

阿布杜尔正要起身，福尔摩斯赶忙说：“不麻烦你了，我来找。”

他在废纸篓里摸索了一番，找到了一张棕色的包装纸和一个商家用来固定衬衫用的白纸板。他仔细查看着这些对我来说微不足道的小物件。

“华生，你看，商家用来固定衬衫、招揽顾客的白纸板被剪掉了一小块，棕色的包装纸也被剪掉了一大块。”

阿布杜尔突然起身说：“我想这是商家为了和衬衫的尺寸相匹配剪下来的。”

“也许吧。可福尔摩斯，是谁剪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没有回答我的提问，而是严肃地对法齐尔说：“阿布杜尔先生，用来写恐吓信的白卡片和固定衬衫的白纸板缺的那块正好能对上。”

“是吗？天哪！”

法齐尔哑口无言，尴尬异常。

福尔摩斯接着说：“棕色的包装纸也缺了一角，我敢说你是用它做信封了。我亲爱的法齐尔，你应该在买史蒂文斯胶水的那家店买卡片和信封。另外，虽然我手里的便条簿上的笔迹与恐吓信信封上的笔迹大相径庭，可你还是露出了蛛丝马迹。比如你刚才写的人名



和恐吓信上由两个‘v’组成的‘w’的写法就是一样的。”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法齐尔站在那里，低着头，不敢直视歇洛克·福尔摩斯责备的、锐利的目光。我感到非常震惊。我知道福尔摩斯的推测都是对的，可他竟然没有责怪对方，只是不解地问：“法齐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害怕。”

酋长的儿子大声回答，他抬起头，勇敢地直视着侦探福尔摩斯。

“你不该用这种手段逼我插手，但我佩服你的冒险精神。你肯定非常恐惧，所以才想出这种办法骗我。如果你保证不再欺骗我，我就帮你解决问题。你看，这些拙劣的把戏只能让我觉得你没有任何骗人的经验。”

在离开法齐尔位于埃克塞特的住所回贝克街 221 号 B 的路上，我问福尔摩斯：“为什么法齐尔不买卡片和信封，只买胶水呢？”

福尔摩斯抿嘴一笑，回答说：“华生，这问题你该问他本人。要知道，旧习难改，我敢保证迈拉费兹没有几家文具店。”

回到房间后，福尔摩斯为了了解有关迈拉费兹的所有细枝末节，找来了一大堆地图和资料。最后他无可奈何地说：“我糊涂了，华生，我真是糊涂了。我们的朋友法齐尔说他的国家确实存在，绝不是虚构的，可是据我掌握的这些材料，连一些著名的探险家都认为迈拉费兹是某个探险家想象出来的国度。不过如果法齐尔的话不假，我想他说的是真的，他曾多次往来于迈拉费兹和伦敦。必须找一个有国际事务和地理知识方面的权威，我需要向他请教。”

福尔摩斯挑选了一支直的、石楠根制成的烟斗，并装了劣质烟丝吸了起来，很快整个屋子就变得烟雾缭绕，就像火车站的候车室。聚精会神地吸了足有二十分钟的工夫，他突然跳起来喊道：“麦克洛夫特！”

听到福尔摩斯喊他哥哥的名字，我起先愣了一两秒钟，然后很快就明白这是为什么了。麦克洛夫特·福尔摩斯和英国政府有关系。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不仅是政府的代表，甚至还在内阁短期任职。

福尔摩斯豁然开朗地说：“麦克洛夫特熟悉地球上所有的公国、酋长国和名不见经传的小政府，还和几乎无人知晓的地方打过交道。要是有人能客观地提供有关迈拉费兹的信息，那非他莫属。”